



册府元龟
卷之二百四十
至四十二



13
849
81



門
849
81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勤王

獻捷

救患

自周室微弱諸侯力政征伐之出靡繇天子勤王之舉兆於此矣乃有為兵車之會以尊王室平戎狄之亂以救猾夏或修政貢朝聘之禮或興仗順伐罪之

册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三百四十一

師以至糾合齊盟繕完都邑請糴鄰國備預天災蓋
夾輔之所存亦大義之可見桓文之舉未或不繇斯
道也

韓侯以時覲于宣王故韓奕之詩曰韓侯入覲以其
介圭入覲于王

秦襄公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為
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
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
戎難東徙維維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
諸侯

衛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

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侯

魯隱公六年冬京師來告饑隱公為之請糴於宋衛

齊鄭禮也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

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

始

八年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初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

士王貳為號桓王立周人將異號公政周鄭交惡鄭伯不以號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

九年夏宋殤公不王不共不職鄭伯為王佐卿士以王命

討之秋鄭人以王命告魯伐宋

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復更告也

冬公會齊侯於防謀伐宋也

十年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

期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魯公既會而盟盟六月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魯地

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會不書不告于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申戊

申五月二十三日壬戌公敗宋師于管庚午鄭師入郟辛未

歸魯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魯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

十五日莊公後期而魯公獨敗宋師故鄭頓獨進兵以入郟防人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公上爵讓以自替

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

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

爵正之體也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

人邾討違王命也

桓公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為伐鄭之王若此之

也辭

莊公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

十九年秋周惠王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

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二十年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皆舞六代之樂鄭伯

聞之見虢叔叔虢公子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

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君為

之不舉去盛饌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

禍忘憂憂必及之蓋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

鄭號相命弭鄭地

鄭伯將惠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頽及

五大夫五月王巡號守

巡守於號國也天子省防謂之巡守

號公為王

宮于玼

玼號地

三十年山戎來侵燕齊桓公伐山戎救燕因割燕所

至地與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

公之法

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

不相及也

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不通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

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

君太公

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

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

周室

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誇楚

賜我先君履東至

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穆陵無棣皆齊境也

履所踐履之界齊桓父因以自言其盛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

縮酒寡人是徵

包畏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醜菁茅茅之為異

未審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海舡壞而溺周

人諱而不外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

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止

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洙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

惠王以惠后故

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公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

七年閏六月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惠王

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

子欵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謂服也襄王定位

而後發喪

十一年夏楊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

東門

楊拒泉臯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

王子帶召之

也

王子帶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

秦晉伐戎以救周晉惠公平戎

于王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前年王子

帶奔齊言欲復之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鹹

鹹衛地東鄆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戍守也致諸侯戍申于周

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十一年戎

伐京師以來遂為王室難

二十四年秋太叔以狄師伐周

太叔王子帶

王出適鄭處

于汜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

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使伯禪輔周室使卜偃

卜之吉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三月甲辰

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太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四月丁巳王

人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

二十八年四月己巳晉文公敗楚于城濮癸酉而還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

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

存淪此盟神明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獎助也淪變也殛誅

也俾使也隊隨也克能也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合義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五月公朝於王所王在

踐土非京冬諸侯會于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

王狩晉侯大會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各義自嫌疆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群臣之禮皆

論而不正之事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太子三公兼冢宰公子遂

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宰周公

文公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諸侯為士卿士者諸

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公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

宣公九年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

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定定王享之

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晉文十七年平垂之後詹嘉處

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謂謝晉為平戎

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

十五年春會于齊討曹成公討其殺太子而自立事執而歸諸

京師

襄公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於晉王叔周卿士也武陵周室故告

愬盟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

友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二十四年冬齊人城邾邾王城也於是設雉闕毀王宮齊故晉欲求婚於天子故

為王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

二十六年冬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

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佗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人入

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

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言聞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

昭公二十二年六月壬子朝因舊官王工之喪職秩

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

王猛也魯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十月晉籍談荀

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也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及焦瑕温原之

師日邑舍以納王于王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巳丑

敬王卽位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馬

馬帥師軍于陰籍談所軍于侯氏荀躒所軍于谿泉賈辛所軍次于

社可馬督所次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五師分在三邑閏月

晉箕遺躒微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河維軍其

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二十三年正月壬寅二師圍郊二師王師晉師也癸卯郊鄒

潰二邑皆所朝所得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

間子朝敗故庚戌還晉師還六月壬午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氏之

邑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

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城七月戊申鄒羅納諸

莊宮鄒羅周大夫鄒盼之子

二十四年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蒞臨也

前也朝敬王知誰曲直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

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入六月壬申王

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鄭伯如晉子太叔

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

能恤敢及王室邠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發寡婦也織者

嘗若緯少寡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寶

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

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馨之恥詩小雅

大器錡小器嘗稟於壘者而所
受釐則盡則壘為無餘故恥之
也獻子懼而於宣子圖之宣子
乃徵會於諸侯期以

明年為明年
黃父傳

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壽鄭

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謀王室也

王室有子朝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趙鞅輸王粟具

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
王城

二十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七月己巳劉子以王

出師敗懼而出康午次于渠渠周王城人焚劉燒劉丙子

王宿于褚氏維陽縣南丁丑王次於萑谷庚辰王入

于胥靡辛巳王次於滑萑谷胥靡皆周地晉如蹀趙

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維南

子十月丙申王師起於滑辛丑在郊郊子遂次于戶

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蹀趙召伯盈逆王子朝盈伯

朝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

得尹氏固南宮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召二族皆

見尹固名者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召伯逆王于

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遂軍圍澤次于隄上圍澤

皆周成周介癸酉王入于成周維陽甲戌盟于襄宮襄王

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十二月癸未王入于

莊宮

莊宮在王城

二十七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

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天子曰天降禍

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

于周俾我兄弟并有亂心以為伯父憂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

父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年謂二十二年二

師圍郊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所至于今余一人無日

忘之念諸侯勞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遭亂

嘗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業弛周室之憂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微文武之

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

令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

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

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螫賊喻其災害

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

姓徵召也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徵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

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

罷戍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

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

對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

速衰序

衰差也 序次也

於是焉在

在周 所命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

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今城成

周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

計所營城 之丈數

揣高卑

日度厚薄 仍溝洫

度深 日仍

物土方議遠邇

物相也相取 土之方面遠

近之 量事期

知事幾 昨畢

計徒庸

知用幾 人功

慮材用

知費幾 材用

書餼糧

知用幾 糧食

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

丈所營書 城尺丈

以授師

師諸侯 之大夫

而效諸劉子

效致 也

韓簡子臨之以為

成命

定公六年四月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

作亂于周

儋翩子 朝餘黨

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

關外

鄭伐周六邑陽城 縣西南有負黍亭

六月晉罟沒戍周且城胥靡

為下天王 出居姑蘓

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蘓

姑蘓 周地

辟儋翩之亂

也

七年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子慶氏

慶氏守姑 蘓大夫

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

秦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者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

諸侯于逢澤

開封東北 有逢澤

朝天子

獻捷

春秋之義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捷於王所以表
殺敵之為果示我武之惟揚繇是操仗大功懸首藁

耶愷歌斯作用警不庭者矣至有尊奉霸王協比同盟爰行執訊之儀用敦睦鄰之好既濟遺俘之禮有媿不汗之典褒貶之義舊典存焉

魯莊公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僖公二十一年冬楚子伐宋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獻楚俘于王振旅愷

以入于晉

愷樂也

獻俘授馘飲至大賞

授數也獻楚俘於廟

晉宣公十五年七月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鐸辰

三月獻狄俘

獻于王也

成公二年十一月晉師及諸侯之師戰于案齊師敗

績晉景公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

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

式用也

淫泆毀嘗王命伐之

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

弟甥舅侵敗王畧

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畧經畧法度

王命伐之告

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

告成事而不獻因俘

禁淫慝也

淫慝為賊掠百姓取囚也

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

克能也

而不使命

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

司于王室

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各位不達于王室

又奸先王之禮

謂獻齊捷

余雖欲於鞏伯

欲受其獻

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

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

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

寧不亦淫從

其欲以怒叔父抑其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

莊伯鞏朔

王使委於三吏

委屬也三吏三公也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

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十六年晉厲公與楚戰於郟陵楚師敗績十二月晉

侯使郤王獻楚捷于周

襄公十五年六月鄭子展子產帥師伐陳入之八月

子產獻捷于晉

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

戎服將事

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

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

先王

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闕父為武王陶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

其神明之後也

舜聖故謂之神明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子子滿也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周得天下封夏殷二

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則我周之自出

至於今是賴

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

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

而立之

五父他桓公弟殺太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

蔡人殺之

收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奉戴猶奉事

至於莊宣皆我之

自立

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

君所知也

播蕩流移也所知宣公十一年陳夏徵舒殺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

也入今陳忘周之大德殺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

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後

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未刊敝邑大懼不競而

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問也開道陳其心故得勝

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

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僻誅也且昔天子之地

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今大國多

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

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爲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

後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

以受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公二十八年士莊伯不

能詰士莊伯士弱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

乃受之

定公六年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長垣之俘

救患

親仁善鄰有國之本也周亟郵患諸侯之禮也蓋夫

天道難謀災沴或作地利不至饑饉遂臻必當通其

有無行其彼此歲凶則告糴以舒其難國富則餼粟

以矜其民故雖天災流行而乃人用不匱若其兵戈

互舉強弱相弊則必救以師旅釋圍解闕立其宗社
與滅固存或以定霸之宜或以同盟之故仗其大義
矜其無資斯乃侯伯之道也其或以暴易暴以衆凌
寡亦五霸之罪人也

魯桓公六年夏北伐戎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
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
三百以獻於齊甲首被甲名首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

莊公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初齊侯爲楚
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爲鄭報楚宋公請先

見於齊侯故夏遇于梁丘齊善宋之謀見故進其味

閔公元年正月狄人伐邢狄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言於齊

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敬仲管夷吾諸夏親暱不可棄

也諸夏中國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酖毒詩云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也文王爲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同惡相

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僖公元年春齊率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邢人潰

出奔師奔聶北之書也邢潰不書不告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遷

之師無私焉皆撰具還之無所私也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

救患也凡諸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言封衛國有狄

人之敗出處於曹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
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作木瓜之詩

六年秋楚人圍許以救鄭楚子不圍以圍者告諸侯救許乃還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俘懼狄難也

十三年冬晉薦饑麥禾皆不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

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指秦重施而不報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不義故民不從之謂百里與

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

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文報仇秦伯

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

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後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三月諸侯盟于

牡丘彘葵丘之盟且救徐也葵丘盟在九年孟穆伯帥帥及

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康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

也

是年秦伐晉獲晉侯秦與晉平晉又饑秦伯又餼之

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

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

子紂之庶兄姑懋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

官司焉

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伐齊夏師救齊狄救齊師魯

二十年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也師

邢
二十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

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危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出穀

戊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楚人救衛不克晉執衛侯公

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毀王許復之

三十三年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止救之

文公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

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則江圍自解

宣公元年六月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

宋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蔣賈救

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熒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囚晉解揚晉人

乃還

二年春秦師伐晉以報崇也

伐崇在元年

遂圍焦

焦晉河外邑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陰地晉河南山

北自上維以東至陸渾

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

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

于楚殆將弊矣

競疆也鬬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令尹

始益其疾乃

去之

欲示弱以驕之

十年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

潁水出河

南陽城之南蔡入淮 諸侯之師戍鄭

成公十七年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

虛滑晉二邑滑故國為秦所滅

時屈晉後屈周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不書救以侵高氏在陽

縣西

五月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

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今新汲縣治曲洧

六月楚

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畏楚強

冬諸侯伐鄭

前夏未得

志

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

諸侯還

不書圍畏楚救不成而還

十八年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公子

重為後

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

於是樂書卒韓厥代將中軍

曰欲求得人必先從之

勤恤其急

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

侯師于台谷以救宋

台谷北關

遇楚師靡角之谷楚師還

畏晉強也靡用宋地

晉士魴來乞師

將救宋

季文子問師數於臧

武仲

武仲宣叔之子

對曰伐鄭之後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

知伯荀瑩

今彘季亦佐下軍

彘季士魴

如伐鄭可也

伐鄭在十七年事

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從武仲言

十二月孟

獻子會于虛村謀救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襄公元年圍彭城

襄公元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

其郭

荀偃經不書非元帥

敗其徒兵於洧上

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

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

齊魯管郟

晉師自

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於是攻孟獻子自郟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

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為韓厥援

秋楚子辛救鄭侵

宋呂留

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

鄭子然侵宋大丘

五年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公及其會而不及盟

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

楚子囊為令尹

公子辛

范宣子曰我喪陳

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

改行所行

而疾討陳

疾急

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

之而後可

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

冬諸侯戍陳

備楚

子囊伐

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七年楚子囊圍陳會于郟以救之

十年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

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為吳謀楚故

也謀為吳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得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

為不得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

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八月叔孫豹

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二十四年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蘧啓疆

如楚辭且乞師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

棘澤以齊無宇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

昭公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

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謀救蔡不書救蔡不果

救

二十二年春宋華氏之亂方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

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

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救宋而除其

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

華定華豹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豹已下五子不書

非卿

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

襄公于平陰公先至於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

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自咎本不勅有司遠請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

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

物也物事也謂先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至千野井

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

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十一

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

定公五年夏歸粟于蔡蔡為楚所圍饑乏故魯歸之粟以周亟務無

資亟急也

六月申包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

楚五百乘三萬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

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繁王于沂穆沂晉吳

人獲蓬射於柏舉蓬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奔徒晉以從

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楚地

八年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二侵晉士鞅趙鞅荀

寅救我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竟

十五年夏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蓋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

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此以處之見哀公十二年齊侯衛侯次于蘧蔭謀救

宋也

哀公六年春吳伐陳復修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

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陳師于城父陳盟在昭

公十三年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

吉上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

敗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

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

昭王兄皆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

冥卒于城父大真陳地吳師在所

七年八月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

也不可以不救桓謚冬鄭師救曹侵宋

十年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

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

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七年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

得晉人之政師者子王使服見之釋囚服其因本服曰國子

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

何辱言不煩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

還畏子

二十七年夏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

救于齊弘駟齊師將興陳成于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

者之子使朝設乘車兩馬繫五色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色

召頰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十二年以

國之多難宋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

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齊地

也違去及濮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齊地至高平入濟水子思

曰大國在敵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

也子思成子衣製秋戈製兩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

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

齊

秦昭王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

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

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

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

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

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

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

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

齊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

救兵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

趙趙王與精兵十萬革軼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威王大悅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崇祀

旌表

禮士

崇祀

祀為大事乃有國之通規祭不越望實諸侯之常禮故山川神祇於是乎舉之水旱癘疫於是乎禱之享以克誠薦以備物是以祭則受福民賴其賜然而魯

郊上帝蓋以周公故秦作西時始僭王者之義自茲已降興為益多矣若乃薦事不時將命不肅慢神瀆祀蓋有司之過也

號公當魯莊公三十二年七月有神降於莘號公使祝宗應區史歸享焉曰神賜之土田

祝太祝也宗宗人也史太史應

區區皆名

晉獻公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犇齊求一作來晉太旱卜之曰霍太山為崇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

晉復禩二十二年滅虞虜虞公而修虞祀

虞所祭祀命祀也

魯僖公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一日卜不從不

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

猶三望

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

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天子禮樂故郊為魯嘗祀魯頌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

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文龍為旂

承祀謂視祭祀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西時也忒變也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

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騂赤犧純也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

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享之宜之多予之福

宣公三年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牛不稱性未小日也猶三望其言之何不言之緩也辭間用之

若食角急也別天牲主以角書者譏宜公養牲曷為

不獲卜据定十五年養牲養二卜二卜語帝牲不吉

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則板稷牲而卜之

天地五帝群臣也不吉者有災則板稷牲而卜之

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為帝牲在于

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不復郊帝牲在于

滌三月滌宮各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

以充其於稷者唯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災而已不

天性於稷者唯具是視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

帝郊則曷為必祭稷据郊者主王者必以其祖配謂祖

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据

大人之所生配配食也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方据

文事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自外至者

禮無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天道闇昧故道以接之不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帝

在太微之中送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改卜者善其應

變得成公七年正月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食牛

角乃免牛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冬大雩書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

承春之始蓋不可失郊春事也僖公時四月小郊不

明秋末之不可故從傳曰四月不時春言可者方

以是為猶可也九月用郊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

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

薦其美也非享味

襄公七年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今

而後知有卜筮矣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

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

之月耕謂春分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旱也

八年秋大雩不旱而雩過也

十六年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繫祝款豎柎有

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

山執山林也執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其宮邑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者有中之亂也不言中辛中辛

無事又有繼之辭也緣有上辛大雩故言又也

定公十五年正月麇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不言所食處舉

死重也改卜禮也五月辛丑郊書過

哀公元年麇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書過也

言所食所食非一處

晉平公二十三年鄭子產聘于晉魯昭公二十三年也晉侯有疾

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

群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

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

有昔堯殛鯀于羽山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

其神化為黃熊以

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鯀禹父夏家郊祀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

群神之數

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言周衰晉為盟主

韓子祀夏郊祀晉侯有間

問差也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方鼎莒所貢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

群望

群望星辰山川

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

通以璧見于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逆

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

幼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子皆皆遠之平

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秦襄公八年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八年自以

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

羊各一云

騂赤馬黑鬣尾也羝壯羊也

文公十年東獵沂渭之間

沂渭二水名

卜居之而吉文公

夢黃蛇自天下屬地

屬著也

其口止於郟衍

郟音孚三輔謂山陵

問為衍今之郟州蓋取各於此也

文公問史敦

秦之太史敦其名也

敦曰此上

帝之君其祠之於是作郟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

未作郟時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

雍旁有吳陽地也

雍東有

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

土

可居 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

十九年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云 其質如石肝 陳倉之北阪

上城中也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嘗以夜光輝

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

雞夜鳴 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野雞亦雉也避呂 后諱故曰野雞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雞

皆鳴以應之也上言雄雉下 以一字祠之名陳寶 倉

言野雞史駿文也殷聲音隱 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 君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之雊也 作陳寶祠

靈公三年作上下時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

德公立卜居雍 即今之 雍縣 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

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 六月伏日也 周時無至此

乃有之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 藏伏因各伏日也止秋之後以為代火金畏於火故 至庚日必 伏庚金也 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

宣公四年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

獻公十七年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

時櫟陽而祀白帝

昭襄王五十四年郊見上帝於雍

趙襄子為知伯所攻奔于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

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

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遣趙母郵原過既至以告襄

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母郵余霍泰

山在江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

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使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

且有仇王赤黑龍面而鳥喙鬚麋髭頑大膺大胷修

下而馮左袵界乘修或作隨界一作介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

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後滅

知氏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祀祠

旌表

古者友邦冢君莫不奉天子贊教化推之彌廣四海
是準然則宥善競勸之道莫過乎旌別良淑表章功
行則有報乃忠力褒其高節顯揚茂烈昭明嘉績錄

是辭刑銘篆恩崇賞典尊寵殊品封賜特厚逮夫既

往禮亦異數生榮死哀而盡在懿德英風而可尚賢

哲之嗣靡絕社稷之功用答垂裕後昆率為彝制俾

夫千載之下義聲凜然矣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

縣卜皆氏

也凡車右勇力者為之

馬驚敗績

驚奔失刈

公隊左車授綏

戎車之二曰左

授綏公曰未之卜也

未之猶言卜國無勇

縣賁父曰他日不敗

績今日敗績是無勇也

公他日戰其御未嘗驚奔

遂死之

因即赴敵而死

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圍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

公曰非其

罪也

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

遂誅之

誅其赴敵之功

士之有誅自此始

也

晉文公初返國賞從士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士未至隱者介子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

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皆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輔之龍已升去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綿上晉地在西河介休縣南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楚莊王時令尹子楊

子楊子文之子

為司馬子越潛而殺之

子越姓闢名椒子越既為令尹將攻王戰于臯澣遂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楊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

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日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

曰生易其名也

孫叔敖為楚相既卒數年莊王欲以優孟為相優孟曰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丘在固始四百戶以奉其祀

衛獻公時太史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

革急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急也不釋服而往遂

以禭之脫君祭服以禭臣親賢也所以禭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禭以斂之與之邑裘

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母變也

公子鱗字子鮮獻公弟也獻公出奔子鮮與甯喜言

納公公入而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攻甯氏殺喜

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

身稅即總也喪朽總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裳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斃故言

終身

齊景公時伐晉夷儀敝無存先登死齊侯請夷儀人
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嘗不共後事乃得其尸公

三禭之禭衣也此三加禭深禮厚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車右而先歸

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前為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上之親

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衛莊公得孔悝立已依孔褒之故孔悝之鼎銘曰六

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孔悝大夫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

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

啓佑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

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

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

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戰于郊公叔禺人昭公與其

鄰重汪錡往皆死焉奔敵死齊寇隣里也重童也重當為未冠者之稱姓汪名錡鄰

可為鄰春秋魯人欲勿殤重汪錡見其死君事有七傳曰童汪錡

治之言魯人者死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

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之

十六年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

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慙且也俾使也屏蔽也煢煢余

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三十四 十

越王勾踐既滅吳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勾踐令
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
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地日後世子孫有敢侵
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魏惠王時公叔座爲將西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王
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夫
使士卒不奔直而不倚橈棟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
臣不能爲也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萬

禮士

古人有言曰霸者與其友處故北面等禮不乘之以

勢以求其臣則友朋之才至矣孟子曰用上敬下謂
之尊賢若乃千乘之國能下布衣之士者曷嘗不恢
道德之政隆邦家之基以至任之以事而舉國稱治
當乎其世而南面稱霸者率用此道也故有卑體折
節以致其恭分庭曲坐以厚其遇乃至玉帛無所愛
館舍極其盛詢其謀猷任其智方繇是威宣於鄰壤
惠浹於四封名聲章明稱爲賢王向使驕而且吝則
天下之士至者蓋鮮矣

齊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若也
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

口美哉壽乎子其以子之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
 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
 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
 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人桓公
 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
 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
 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
 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子更之麥
 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者之長也子
 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

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者桀
 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
 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
 也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
 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管仲齊人隨公子糾在魯桓公使鮑叔求管仲於魯
 魯乃束縛而押以予齊押至于堂阜之上鮑叔

後而浴之三後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誦纓捷

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欲受公辭斧三

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

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

况生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其後公

謂管仲曰請致仲父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也

公與管仲而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

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教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大夫

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

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

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于途曰公怒

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不與言少

進傳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

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

沉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傳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

者緩於政害於國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遂

下堂曰寡人非敢自以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

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對曰一朝樂飲而為安也

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

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輒萃集也君奈何

其偷乎管仲走出公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

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

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何足以見

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
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也而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
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爾而君猶禮之况賢於
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
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
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選而至矣

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小臣國之賤臣也
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止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
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
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

貴可也君不好仁義不可也吾往而得見也

甯越衛人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

將任車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

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爇火也從者甚眾

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

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非常人也命後車載

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

天下桓公大說

秦繆公時戎王使繇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繇
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人矣繆公

於是與繇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其後繇余遂去降秦繇公以客禮禮之

百里奚為秦繇公夫人媵既而亡秦走宛南陽有宛縣楚

鄙人執之繇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

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繇公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曰臣友蹇叔賢而時莫

知繇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晉文公自少好士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賈佗先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

平公時亥唐隱居陋巷中平公往造唐言入公乃入

言坐乃坐言食乃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

衛靈公三十五年孔子至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

魯哀公時孔子自衛反魯歸至其舍哀公就而以禮館之

季孫為魯大夫其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闞人為君在弗內也闞人守門者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

而修容焉更莊子貢先入闞人曰鄉者已告矣既不敢止

以言 魯子後入闕人辟之

見兩賢相隨 彌益恭也

涉內霑卿大

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

禮

周豐魯人也哀公執贄請見之

下賢也贄禽贄也諸侯而用禽贄降尊從

卑之 而曰不可

避君以尊見卑士禮先 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辟

公曰我其已

夫已止也

魏文侯受子夏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

田子方居西河魏文侯友之公季成曰田子方雖賢

人然而非有仕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之有賢於子

方者君又何以加之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

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智士也者

國之器也博通士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

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

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

退於郊三日請罪

段干木辟祿而處家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

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

者也吾安敢勿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

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

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

是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君乃置祿百萬而時往館

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乃按兵而輟不敢攻費惠公費魯附庸之國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

齊威王時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田忌進孫子於威王王問兵法遂以為師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

魏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

覽孟軻皆至鄒衍適魏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

燕昭王卽位於破燕之後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及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以身事之郭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市馬馬今至耳於是不能募年千里馬至

者三今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毅為使於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為臣昭王以為亞卿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用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鄒衍齊人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辛

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

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有稷門

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

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

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

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

之一作王蜀

騶奭齊諸騶子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

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下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

之衢爾雅曰四通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

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趙武靈王卽位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可過

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八

十月致其禮

孝成王時虞卿以游說之士躡躑擔簦說王一見賜

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上卿故號虞卿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芻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聽諫 明賞

聽諫

夫稽衆舍已垂於格言虛懷從善謂之吉德而况奄
宅分土建邦延世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斯不可以不
慎矣乃有勤求治道思聞過失咨詢嘉言以廣其聰

明詳擇臧謀式資於政典應若答響疾如轉規用能
導壅遏之情救過誤之舉懲忿窒欲以格其非心弼
違糾繆以成於善行至于俊彥咸至名聲日聞長諸
侯而至夏盟尊王室而成霸業曷不由是者已

齊桓公五年伐魯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遂在濟北

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魯

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上基三陸三等日

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

去匕首北向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

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一云已許之而愈

一小快耳而稟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

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倍齊而欲附

焉七年諸侯會桓公于郵郵衛地今東而桓公於是

始霸焉又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諫乃止

桓公嘗問於管仲曰寡人幼弱昏愚不通四鄰諸侯

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監焉

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

有辱命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昏愚不通四鄰

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

監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魯伯曰昔有道之君敬

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牧最以忠而大
富之因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
于義上下皆飭刑政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
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服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
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爲法式此亦可謂昔者
有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旣已語我昔
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
盍焉管子對曰今若吾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旣官職
美道又何以問惡爲桓公曰是何言耶以績絲績吾
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以

語我有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美之爲善也管子
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
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用有家不治借人爲圖
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譬若野獸無所就處不脩天道
不監四方有國不治譬若生狂衆所怨詛希不滅亡
進其俳優繁其鍾鼓流于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
傲其婦女狩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母度戲樂笑語
式政旣輟刑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爲公伐譬猶漏釜
豈能無竭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
桓公曰仲父旣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昔者無道之

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亦監焉
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贊
爲臣不賓事左右君知則事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
國家徧其發揮脩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
不作事君有義天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弟忠于國
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動作則事君國
則富處軍則哀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
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
其君不諱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
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

曰仲父旣已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
者無道之臣乎吾亦監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
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贊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
不靳亡已遂進不退假寵鬻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
進曰輔之退曰不可以收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群處
以攻賢者見賢若貨見賤若過貪于貨賄競于酒食
不與善人唯其所作事倨傲不慙不交善上讒賊與
通不殄人爭唯趣人訟湛酒于酒行義不從不修先
故變易國嘗擅創爲今迷惑其君生奪之政葆貴寵
於遷損善士捕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貨賄相

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此亦可
 謂昔者無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管仲又曰東郭有
 狗嗥嗥旦暮欲齧我豨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
 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
 牙言其小人殘
忍同於狗矣豨韻為枷謂以太連狗取聲為義即國
 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宐使必須去之為
 宐管仲又言曰北郭有狗嗥嗥旦暮欲齧我豨而不
 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
 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嗥嗥旦暮欲齧我豨而
 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
 君是所願也得其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開方在衛
 當嗣君之

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稱所望也君必去之桓公曰
 諾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嘗側
 階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恠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
 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
 而知人之饑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也君不
 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以與饑寒
 令所睹於塗者無問其鄉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修
 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
 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齊有諺

星景公使穰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誣欺也

大道

不諂

諂疑也

不貳其命若之何穰之公說乃已景公欲

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居辭曰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

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

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景公

是時省於刑景公疥遂疝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

者多在

多在齊

梁丘據與裔款

二子齊嬖大夫

言於公曰吾事

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

之罪也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

曰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

毀關去禁薄刑已責

除逋責

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

聞西方有男子哭者景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

寡人夜聞西方有男子哭者甚疾聲氣甚悲是奚為

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

逆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

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

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弔之因問之祔何所在

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祔於何存盆成逆再拜稽首

而不起曰偏祔寄於路寢得為地下之臣擁札操筆

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對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捫心立我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牖之下願合骨公作色不悅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者其宮室節不侵生人之居其臺榭儉不殘犯人之墓故未嘗聞請葬人主之室者也今君侈爲宮室

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驩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葬命之曰蓄哀憂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若何許之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路寢室之牖下解纜去經布衣勝屐玄冠紫武踊而不哭辭而不拜乃涕洟而去之景公問晏子曰古之

聖君其行何如對曰薄於身而厚於民約於身而廣於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避賤不淫於樂不遁於哀盡知道民而不伐焉勞力事民而不貴焉政尚相和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利家之政生有厚利死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而公不圖晏子又曰臣聞道者更正又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買

停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單積邪在上畜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於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工不成上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親之也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阿黨不私色故群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人故聚斂之術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君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衆疆故天下皆欲其疆德行教訓加於諸侯

惡愛利澤加於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今世衰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群從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君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疆故天下不欲其疆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仇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與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厚幣以說於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口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適爲已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

不與晏子爲人諸侯爲後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已矣故晏子知道矣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臣親下奈何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而必信順其令赦其過任大毋多責焉使爾臣無求嬖焉毋以嗜欲貧其家毋以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籍斂節於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君毋外諸辟梁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寃報者過留獄者詰焉

景公嘗出遊問於晏子曰吾欲遊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嬰聞之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斂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游我何以休吾君不豫我何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者不補勞者不息夫從而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不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忘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無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數長幼貧

萌之數吏所委粟發廩出粟以予貧萌者三千鍾公所身見名老者十七人然後歸也

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威王時欲伐魏淳于髡謂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勑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疆秦大楚承其後有田

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

宣王時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
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
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
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
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
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
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正天下
天子受藉立爲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
陋守齊國唯恐失亡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

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
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宣王
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麒麟騅耳
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
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王曰
寡人憂國憂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
憂民不若王愛尺之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使人
爲寇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工能之今王
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之穀也
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

大治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令人體貌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齊畢報王曰宣王也何見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為先王立清廟先王威王荆固而攻之清廟不免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諱先君之廟在焉疾出兵救之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虢之為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不聽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襄而告之趙襄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襄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襄公蒐于夷將登箕鄭父先登登之於上軍也而使士穀梁

益耳將中軍士穀本司空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

之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襄也盾趙襄子

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孫息諫公乃壞臺

景公時邲之戰晉敗荀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

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

平公射鵠不死使堅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諫公乃趣赦之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之聘初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平將亦弗逆叔向

諫乃逆之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

平公

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

公之使人鼎尊酌酒請為之佐

許之而遂酌以飲工

工樂師師曠也

公說徹酒平公嘗問於

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及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口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

魯襄公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襲弁公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其威大夫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懼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風之取也風武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其子君也若不克魯

君以蠻夷伐之而又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夙之事君也不敢不後醉而怒醒而熹庸何傷君其入乃歸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苑春諫公乃罷役

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席以靈牀啗以

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

優孟諫乃止靈壬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折羽為旌王游

至於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

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華容縣無宇之闖入

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

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字也王將飲酒遇其歡也無宇

辭曰天子經畧經營天下畧有四海故曰經畧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

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

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小雅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

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

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

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

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入當

大蒐其眾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

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

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

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

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聚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

數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討紂

無乃不可乎若以二丈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

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爲

爲葬靈王張本遂赦之令尹子瑕言蹶繇於靈王蹶繇吳王弟五年靈

王執言靈王怒其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

繇言楚子能用善言故也又左尹王子勝言於靈王曰許於鄭

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平王復還邑許自夷還居楚恃楚而不事

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

許許不專於楚自以爲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

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也葉在楚國

方城外之蔽也爲方城外之蔽上不可易易輕也國不可小謂

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使王子勝遷

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曰羽政爲析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

爲介及楚楚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今其來者上

卿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闞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

辱晉遂啓疆諫乃止

越王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

趙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言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曰此晉國之所以疆也若善循之則霸王之業基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也是伯王之業不從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

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右天谿之陽廬畢在其北伊雒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弁者政惡故也從而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子矣

梁襄王爲太子時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半月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疲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曰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薛公乎請告薛公薛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薛公曰王季歷葬於楚山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及其半月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壘葬乎願太子

更日先王必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轂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下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願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人主君譬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明賞

惟五等之君刑一國之事立家者百乘食土者萬民苟章程之不修將風化之幾墜建侯之利懋賞攸先有能舉不失勞動足有勸使夫爲善者信不命而承忠力之臣厲貞規而犯難謀能之士吐嘉猷以沃心則書勲之文足光於盟府計功之典克烈於鼎鍾者

矣

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御

皇父充石

皇父載公子充石皇父名

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

乘以敗狄于長丘

長丘宋地

獲長狄緣斯

緣斯橋如之先

皇父及

二子死焉

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彫班獨受賞

宋公於是以門賞彫

班使食其征

開門之征稅也

謂之彫門

晉獻公十六年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

趙夙御戎畢萬為右

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犇祖父

以滅耿滅

霍滅魏

平陽皮氏縣東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三國皆姬姓

還為太子城

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

文公既即位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

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於此

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

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缺者此受

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于晉人聞之皆說五年文公

與楚戰城濮楚兵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

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母失信先

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

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之功乎是以

先之

魯僖公元年莒人求賂

水還慶父之賂

公子季友敗諸鄆獲

莒子之弟拏非卿也嘉獲之也

莒既不能為魯封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

求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善之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三十一年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
住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
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
爭先晉晉不以故班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
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可無及也
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及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
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曰善有章雖重賞也惡有釁

雖貴罰也今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賞之爵

晉襄公元年敗狄于箕反自箕公以三命命先且居

將中軍

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

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

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

以一命命卻

缺為卿復與冀

還其父故也

景公時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公賞之狄臣千室

林父

千室千室也

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士伯士

曰吾獲狄

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伯士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

而羊舌職說是賞也

職叔

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

謂此物也夫

魯成公二年晉使齊還魯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

鄭上鄭地關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卻克士燮欒書也嘗受王先路之賜

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與師侯正亞旅皆受一

命之服昔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師王兵車侯正王斥侯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

晉悼公三年會諸侯於雞澤悼公之弟揚于亂行於

曲沃行次也魏絳戮其僕僕御也公怒魏絳授僕人書將

伏劔公跳而出曰子無重寡人之過以絳為能以刑

佐民矣及後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君臣旅會令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十二年公伐鄭軍于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

人女樂二人歌鍾二肆及寶罇路車五十乘公賜魏

絳女樂一人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翟而正諸

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樂之

絳辭曰夫和戎翟君之幸也八年七合諸侯君之靈

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焉得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

戎無以濟河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

平公十九年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

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

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州縣屬河內郡伯石再

拜稽首受策以出

楚莊王十三年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薦子

之功也以與蔦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蔦子馮請退既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鄭定公十二年入陳十四年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

朔享子度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

土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

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之不也臣之

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宵見且子展

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公固予

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公孫揮曰子產其

將知政矣知國讓不失禮

齊威王九年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

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

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

家

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

入臨菑齊復屬齊封田單為安平君

趙惠文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關與趙使趙奢

將擊秦大破秦軍關與下賜號為馬服君

孝成王五年燕兵擊趙趙使廉頗將大破燕軍於鄣

殺栗腹燕將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

名邑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

幽繆王三年大將軍李牧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

魏安釐王時公叔座爲魏將西與韓趙戰澮北禽樂作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奔直而不倚撓棟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已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兵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之倦賞臣可

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萬已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旣爲寡人勝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

燕昭王用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毅入臨淄盡取齊財寶物器輸之燕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享士封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

增廣元龜明賞

卷之二十一

